

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反思

——兼评根茨勒教授的《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

朱玉彬 安徽大学

摘要：本文依据课程论的核心要素，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翻译中心根茨勒（Edwin Gentzler）教授开设的《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进行了介评。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对国内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实践的认识以及自己开展此类课程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指出了教师在教授此类课程时，在教师素养和软硬件设备、教学内容与方法、评估方法和方式等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之处。进而根据所评介课程的教学实践，提出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需要设定最低门槛，且该类课程的教学最终需要达到翻译技术的最低门槛，才能保证学生在今后进入职场时能够适应语言服务行业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翻译技术；课程设置；教学反思；《翻译、全球化与技术》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8) 01-0051-07

引言

笔者2016-2017年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翻译中心访学一年。该校的翻译中心依托该地区“五校联盟”^①共建的世界语言中心，对外可承担80多种语言之间的互译工作。同时，该中心也是美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镇，汇聚着三位国际知名学者，分别是国际视角研究翻译的玛丽亚·提莫兹克（Maria Tymoczko）教授、研究翻译理论史的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教授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莫伊拉·英格拉里（Maira Inghelleri）副教授。本人访学期间的美方导师是根茨勒教授，国内译学界对他比较熟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曾影印出版了他的专著《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2001/2004）。他后来又出版了其他一些翻译理论研究著作，如《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翻译理论的新方向》（2008）和《译后研究时代的翻译与重写》（2016）。他本人在担任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翻译中心主任期间，从事了大量的文学与非文学翻译实践与译文校对工作，对翻译技术也涉猎较广。本世纪初，他觉得翻译技术对学生译者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在该校申请开设了一门翻译技术类课程。他将这门课程命名为《翻译、

全球化与技术》，这与他设计该门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密切相关。本文拟简介根茨勒教授讲授的这门课程，并从课程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客观评价，然后结合笔者所了解到的国内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现状与自身的教学实践，反思国内此类课程的教学，以期对国内正在开设和拟开设此类课程的一线教师提供一种可选的教学路径。

1. 《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简介

根茨勒教授于2004年开始教授此门课程，除2015年他由于休学术假而由其他教师授课，到2016年12月他本人一共讲授了12轮。这门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翻译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本科生也可以选修。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所以学生的母语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笔者在2016年秋季旁听了这门课程，当时除笔者外共有6名学生注册修习这门课程，其中两位学生的母语是中文，一位母语是意大利语，一位母语是土耳其语，还有两位美国学生，西班牙语是他们熟练使用的第一外语。他们都已获得学士学位，其中博士候选人三人。这门课程从2016年9月开始到当年12月结束，具体上课时间是每周一下午四点到六点四十五分结束，中间有一次15分钟的课间休息，如按照国内的课堂时间进行换算，大致相当于国内三节

课的时间。整个课程上课期间,有两次课分别碰上美国的两个法定节假日,最后总共上了14次课。

根茨勒教授在教学中主要采取任务型教学法^②,每一个教学模块都配有一个或多个翻译任务,通过具体的翻译任务检查学生对于翻译技术的掌握情况。此外,他还为学生推荐合适的翻译理论著作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课程材料,并指定每位学生阅读某部分章节,然后每次上课通过课堂汇报与讨论的方式,检查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与掌握情况,同时注意结合具体翻译任务的技术实践,探讨商业环境下的翻译与象牙塔中教学翻译的异同。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他选取的翻译理论与该校翻译中心另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提莫志克教授在讲授《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时探讨的翻译理论完全不同,《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主要涉及具有较强实际应用价值的翻译理论与知识,而非研究性的翻译理论。此外,这门课程还配有一位助教(他平时是翻译中心的实验室管理员),专门负责解决学生实际操作相关翻译技术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这门课程的详细教学内容如下:(1)第一次课主要介绍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具体教学内容以及如何获得相关软件的技术支持,并推荐一些职业译者的常用网站,如<https://www.proz.com/>等,之后布置第一个翻译任务,即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两份简历(母语和第一外语各一份)的制作,供下次课评讲;(2)桌面排版教学模块共用了四次课时间,主要涉及Word、Photoshop、PageMaker和Gimp等软件的运用,课后总共布置了三个翻译任务,第一个是学校食堂关于Food Safety(食品安全)招贴的四种语言翻译与单页四语的对应排版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医院护理服务的宣传画翻译,最后一个是自选项目,即学生自选一个二折三页的宣传册进行翻译,这三个翻译任务旨在考察学生的翻译与版面设计能力;(3)字幕翻译教学模块用了两次课,主要涉及字幕翻译的一些理论知识与软件应用,课后要求学生运用iMovie、Aegisub或VirtualDub软件自行截取一段3分钟视频进行字幕翻译实践,并要求学生提供带时间轴的字幕译文;(4)网页制作与本

地化教学模块用了三次课时间,涉及HTML源代码编辑、Dreamweaver等网页制作软件的运用以及网页文字编辑软件Notepad++和音视频编辑软件Audacity和Goldwave等的运用,课后要求学生自己本地化某个外文网站的几个网页;(5)翻译记忆库与翻译术语库教学模块用了三次课时间,涉及到SDL Trados Studio 2011和SDL MultiTerm 2011的使用,这两款软件的实际操作由助教全权负责,课后要求学生运用这两款软件完成一个翻译小项目并建立一个带有图片的翻译术语库,最终以SDL Trados兼容的格式提交整个项目文件(包括翻译记忆库和翻译术语库);(6)最后一次课,主要是学生汇报期末项目的完成情况。该课程的具体教学模块所占教学比重统计如下:

表1.课程各教学模块比重

教学模块	课程介绍	桌面排版	字幕翻译	网页编译	翻译记忆库与术语库的管理与应用	期末总结	总计
周次比重	1	4	2	3	3	1	14
比例	7%	29%	14%	21.5%	21.5%	7%	100%

2. 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反思

2.1 课程设置要素

语言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对课程设置(Curriculum Design)的研究在20世纪末进入了一个系统化时代,他们在研究课程设置时考虑到了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如Brown, 1995/2001)。在语言课程设置领域,Graves(2008: 152)提出了一个在社会教育语境中的动态课程设置模型(图1),摆脱了之前课程设置环节的线性模式,强调课程规划与课程评估都会影响课程的“创生”(enacting),即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从而不再把教与学视为孤立的环节。Nation & Macalister(2010: 1-135)提出了一个涵盖更多因素的课程设置模型(图2)。他们指出:课程设置中的各种具体因素(如学习者的知识储备、教学资源、教师能力等)可以归为三个范畴,即“需求分析”、“环境分析”和“原则与应用”,分别对应图2中的三个独立小环。图2中的外环和内环共同

表征课程设置过程中的要素，内环反映了教学大纲的设计过程，其核心就是教学目标。围绕教学目标的内环分成了三个部分，即教学内容与呈现顺序、教学方法和呈现方式以及教学监督与评价。这三个部分，与三个小外环具有交互关系，比如教学内容与呈现顺序一般会根据需求分析设计，教学方法与呈现方式要符合教学原则和规律，教学监督与评价可能带来课程教学的变化。最外部的大环表征课程评估，它结合了需求、环境和原则，是对课程设置进行全面评估，使课程设置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笔者根据这两个模型的共性，即课程设置需要在社会教育语境中考虑多种相互影响的要素，提出翻译技术类课程在具体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三个要素：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估方式。下文将根据这三个要素对《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进行评估，然后结合个人认识与实践反思国内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



图 1. 作为动态系统的课程设置模型图
(Graves, 2008: 152)



图 2. Nation & Macalister (2010: 3) 课程设置过程构件模型图

2.2 《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评价

2.2.1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设定与需求分析密切相关，李德凤 (Li, 2000: 293) 在探讨翻译教学的需求分析时指出：需求分析可作为规划课程和设计课堂活动的基础，从而使它们更符合学习者和社会的需求。可见，“需求”既包括学习者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的需求，教师在设计具体的课程时需要尽可能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根茨勒教授在教学大纲的课程描述中明确写道：“译者需要掌握的技能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已经由单一的语言活动演变成一种涉及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计算机技能的复杂活动”，足见课程设计者已清楚地意识到了当今时代翻译市场需求和译者工作环境的变化。正是由于翻译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导致了译者工作环境的改变，因而学生译者的学习需求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Gambier (2009: 6-7) 代表欧洲翻译硕士教育专家组指出：多语和多媒体交际中职业译者和专家应具备翻译服务供应、语言、跨文化、信息挖掘、主题知识和技术六个领域的的能力，其中“信息挖掘能力”和“技术能力（掌握工具）”直接与翻译技术相关。这些能力是当代职业译者准入的最低门槛，可见“掌握翻译工具及相关技术已成为专业翻译人才必备的素养”（卢卫中、陈慧，2014: 62）。根茨勒教授在与笔者私下交流时，指出这门课程并不在于教授给学生最全面的翻译技术知识，而是传授给他们最基本的翻译技术概念和一些实用技能，至于更高层次的翻译技术知识与技能，学生日后可在译者职业生涯中继续学习。根茨勒教授同时也坦承自己并不是翻译技术方面的专家，课程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翻译技术知识，大多来源于该校翻译中心承接社会真实翻译项目时的一些技术需求，他在课堂上也鼓励选课的学生到该校翻译中心登记为兼职译员，承担真实的翻译项目，学以致用。

2.2.2 教学内容

课程的教学内容涉及教学的具体模块、教学顺序和教学方法等。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

进步,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Bowker (2015: 91-93)** 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与译者相关的各类翻译技术工具,如通用办公软件以及文件格式转换和压缩软件、电子资源(如术语库和电子词典等)、术语管理系统、翻译记忆系统、机器翻译系统(包括译前与译后编辑)、本地化工具、语音识别工具、翻译流程管理工具和视听翻译工具等。这些技术和工具都可在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中找到相应的位置。**钱多秀(2009)**、**徐彬(2010)**、**王华树(2013)**、**李梅(2016)**等研究者根据各自的教学实践总结了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模块及教学层次,总体来看翻译技术类课程可以有不同的难易层次,但是每个层次对应的具体翻译技术教学模块(或课程),研究者们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在导论性质的初级翻译技术类课程中,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往往会侧重不同的翻译技术教学模块(**李梅, 2016: 60**)。《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是属于导论性质的初级翻译技术类课程,其主要教学模块涵盖了课程讲授者在真实翻译语境中使用的基本翻译技术,也是译者在真实翻译语境中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翻译技术。

教学内容的呈现离不开总体的教学模式和具体的教学方法。翻译技术类课程的主要教学模式,是构建学习共同体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这个学习共同体中,既有老师的讲解与演示,也有同学之间的互相研讨与帮助,还有学生课外的自主学习,甚至还包括校内外专家的知识与技能分享。在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仅讲解一些技术相关理论与知识是不够的,需要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具体的翻译技术运用中,这种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对于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于在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中可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于红和张政(**2013**)、任大玲(**2013**)、徐彬(**2014**)和李梅(**2016**)等都提出在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宜采取任务型教学法(如任务驱动教学法、项目化教学等),特别是那些真实的翻译项目对于学生掌握并熟练运用翻译技术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共设定了七个具体的翻译任务,都涉及翻译、技术和文化

要素的处理,既有教师本人已完成的翻译项目,又有学生拟提交的真实或模拟的翻译项目。具体来说,前六个项目与每次课的教学内容直接相关,旨在帮助学生灵活掌握每次课的学习内容,熟练运用每次课上学到的翻译技术,然后在下一次上课时,通过个人汇报和同伴互评的方式共同促进学生对某种翻译技术的理解与运用。最后一个学生自选的期末翻译项目规模较大,持续了大半个学期。学生在期中时需要确定项目选题方案,之后每个学生定期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与教学内容直接对接的小项目和期末呈交的大项目体现了任务型翻译教学实践,对于学生掌握相关实用翻译技术有重要作用。此外,根茨勒教授在学期中还邀请了该校翻译中心的一名兼职译者,给学生们做了一场译者实用翻译技术的讲座,笔者也受邀谈了几种常见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异同。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较好地做到了翻译理论知识与翻译技术实践的融合。根茨勒教授在教学大纲中写道:“本课程涉及几种全球化理论,特别是这些理论如何影响有经验的译者。”他为学生推荐的课程阅读材料,会在每次课一开始,通过一名学生主要汇报的形式,让师生在学习共同体中彼此分享心得。比如**Cronin (2003)**的书让学生们从宏观上意识到翻译市场在不断变化,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Díaz Cintas 和 Remael (2007)**的书详细讲解了字幕翻译的理论和实际操作;**Samuelsson-Brown (2010)**的书告诉学生在翻译行业中需要应对的一些实际问题;**Snell-Hornby (1995)**和**Nord (1997)**的书为真实翻译项目中的翻译决策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比如翻译时要考虑各种因素(**Snell-Hornby, 1995**),非文学翻译要考虑到翻译的目的(**Nord, 1997**)等。学生们在课堂上谈论自己完成的翻译任务时,经常会从上述推荐的理论书籍中找到相关表述作为自己思维决策的依据。

2.2.3 评估方式

评估是检查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评估结果又可以反过来促进课程大纲的修订与更新。

每周的读书报告和翻译项目都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之前发给教师,教师会详细评阅相关内容并给予反馈。期末项目需要在课程结束后两周内连同本学期的所有读书报告和翻译项目发给教师,该课程的课程大纲规定学生最后提交的是一个档案袋(Portfolio)。这种评估方式就是外语教育领域常说的“档案袋评价”,它记录了学生在这门课程中学习翻译技术的过程。Kelly (2005: 138)指出:“档案袋中的各个项目必须与课程教学的预期目标联系起来。”Canfora (2016: 174)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课堂上不断来自教师的针对学生个人的指导以及学生将翻译项目提交到档案袋之前、来自同伴的建设性反馈意见,都有助于学生各种能力的积极发展。这门课程设定的翻译任务都与具体教学模块的教学目标密切相关,且“档案袋评价”这种质性评估方式,带有较强的形成性评估特征,它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学生译者学习本门课程的进展过程。至于具体的评定成绩标准,根茨勒教授在本课程的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除了依据常规的考勤、课堂参与、课前准备以及翻译项目作业等,最重要是要依照商业环境下的翻译要求(包括语言准确性、功能对等、排版质量以及是否按时提交等)评定每次翻译任务的成绩等次。

当然,《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并不是没有缺憾。比如,该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并没有融入最新的翻译技术,且介绍的一些软件也不是最新版本。因此,该校翻译中心2016年开始就准备招聘一名具有较强翻译技术背景的讲师,以便为学生开设更多高层次的翻译技术类课程,比如本地化等教学内容。同时,根茨勒教授也推荐学生阅读《多语人》(MultiLingual)杂志,这本期刊主要提供语言信息技术与翻译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相关实用知识,可以适当弥补本课程在翻译技术方面的不足之处。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由于注册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具有多样化的母语(或译入语)背景,且人数不多(国内翻译技术类课程通常有二、三十名学生同时上课),因此该课程在教学方法上除了在翻译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四语对照招贴项目时,将学生分成两个小组由各组组长共同协作完成之外,其余的翻译项

目并没有采取协作翻译的教学方法,而只是让学生自己完成各自的翻译项目,因而学生在课外彼此互相启发的机会并不多。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只能向实验室管理员、学校网络中心技术人员和教师等专家寻求帮助,这些都是该课程今后可以改进之处。

2.3 国内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反思

王晨爽、文军(2016)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国内高校翻译硕士专业的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存在较大问题,如教学内容过多、教师的技术素养有不足之处、课程课时不足等。笔者在给本校翻译硕士研究生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时,也有这种感受。通过上述对《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的介评,笔者发现文科背景出身的教师在教授翻译技术类课程时,完全可以从适合自身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处理好翻译技术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而对于技术背景较强的教师,可以适当在教学中融入较为实用的翻译理论,以提高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思维决策的合理性。

2.3.1 师资与软硬件设备

文科教师大多在计算机技术素养方面先天积累不足,因此在开设此类课程时,可以与业界人士或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的实验人员合作,共同完成此类课程的教学活动,特别是实践上机操作环节,更需要有经验丰富的职业译者向学生传授相关的翻译技术与技能。而技术素养较强的教师,在开设相关课程时,可以适当考虑为学生推荐较为实用的翻译理论,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译者在解决实际翻译困难过程中决策的合理性。

在软硬件设备方面,笔者发现翻译软件随着硬件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进行升级,比如早期的一些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在Win 10操作系统和Office 2016等环境中运行时经常会出现报错情况,需要升级到或购买新版本才可以无障碍运行。现在有的翻译软件和语言服务供应商(如STAR Transit公司等),开始采取按使用时间付费的办法,客户可以购买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的全功能授权号,价格也相对便宜许多。另一方面,学校采购的电脑大多

是中等配置,五年到十年内就可以全部淘汰,因此买的旧版软件如果再次安装到新采购的电脑中,有时会遇到不少问题。因此,相关软件的售后服务与升级也是开设翻译技术类课程需要考量的教学成本。

2.3.2 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

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目标需要依照翻译行业自身的发展需求、不同层次学习者的技术需求以及教师本身的技术素养来设定。翻译技术类课程需要区分不同技术层次的课程,需要设定最低门槛,其教学目标应能帮助学生译者掌握实际翻译中所需的基本翻译技术知识与技能。比如,如果将诸多教学内容硬塞进一周两节课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导论性课程中,则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笔者认为桌面排版与办公软件高级应用、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运用(包括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的创建与管理等)可作为开设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最低门槛。学生译者在当今时代,在承接非文学文本的真实翻译项目时,版面设计能力可增加翻译的附加值,而使用机辅翻译工具可提高翻译的绩效和质量。如果教师希望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可以适当加入字幕翻译的教学内容;如果课时允许,且教师又熟悉本地化的相关专业知 识,可适当加入软件本地化的初级知识与操作。国际标准化组织在《ISO 17100: 2015, 翻译服务——翻译服务的要求》附录E中,提出了较为完备的翻译技术内容体系,不同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据此在本科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以及翻译硕士专业设置不同层次的选修课程,如《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术语课程》、《翻译项目管理》和《本地化工程实践》等(参考崔启亮、牛硕,2016)。

2.3.3 教学方法与评估方式

在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中积极运用任务型教学法已经在翻译技术教学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共识。不管是真实的抑或是虚拟的翻译项目,学生根据项目需求主动学习相关翻译技术,一方面可以掌握这些翻译技术,另一方面可以在翻译技术运用中,建立学习共同体,让

学习者与教师或专家之间以及学习者彼此之间积极互动,共同研习,从而了解商业环境中译者在翻译决策时需要考量的多种因素。

关于此类课程的评估方式,笔者觉得“档案袋评估”对于学习者来说较为公允,它们给学生在选定翻译任务时一定的自由度,让他们量体裁衣,都能有所进步。因为有些学生在选修翻译技术类课程之前就已经具备较强的计算机应用与编程能力,他们可以选择那些有一定难度的、运用较高层次翻译技术的翻译项目,教师在其现有水平上考量其学习翻译技术的进步情况。而那些在选修前计算机技术素养有待提高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只需要运用基本翻译技术就可以完成的翻译任务,教师依旧是按照他们的进步情况进行评估。

3. 结语

根茨勒教授的《翻译、全球化与技术》课程为翻译技术类课程的开设与教学提供了一种可选的模式。笔者建议在开展此类课程的教学时,需要设定最低的翻译技术门槛,即要教授给学生译者当今职业译者所需的最基本的翻译技术。同时,在教学方法上积极采取任务型教学法。Inoue 和 Candlin (2015)通过试点实验研究发现,在翻译教学中融入任务型教学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译者解决翻译问题的实际技能。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师依托这些真实或虚拟的翻译任务(项目)开展教学,可以更好地将翻译技术和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同时还可以选择合适的翻译理论,提高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决策的合理性。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AHSKY2015D133)、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007)和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的联合资助。

注 释

-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康涅狄格河先锋谷(Pioneer Valley)地区有五所高校,分别是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曼荷莲学

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汉普夏学院 (Hampshire College) 和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他们于 1965 年正式建立了一个协作机构——“五校联盟 (Five College Consortium)”, 专门负责协调各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事宜, 各校学生都可以跨校选课。

- ② 在本文中, 任务型教学法 (Task-based Instruction) 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指各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任务教学活动, 即学习者通过有意义、目标明确的交流与沟通, 去解决问题、完成项目或者做出决定 (参考 Pica, 2008: 71)。它涵盖任务驱动教学法 (Task-driven Instruction) 和项目教学法 (Project-based Instruction)。在外语教育领域, 任务驱动教学法和项目教学法虽然都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强调学习者实际能力的培养,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项目教学法更为宏大复杂, 某个项目可以贯穿某门课程整个学期的教学活动, 而任务驱动教学法一般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如一周或数周), 学生通过完成一个具体任务, 就可以掌握设定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且任务大多先于教师的具体课堂讲解就布置给了学习者。文中的“翻译项目”如无限制说明就是指在任务型教学法中设定的具体翻译任务。

参 考 文 献

- [1] 崔启亮、牛硕. 翻译专业硕士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教学——基于 ISO 17100 的翻译技术分类标准 [J]. 译苑新谭 (第 8 辑), 2016: 94-101.
 - [2] 李梅. 面向文科“技术小白”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教学实践探讨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6 (3): 58-63.
 - [3] 卢卫中、陈慧. 翻译技术与专业翻译人才培养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4 (3): 62-67.
 - [4] 钱多秀. “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教学思考 [J]. 中国翻译, 2009 (4): 49-53.
 - [5] 任大玲. 翻译教学与翻译技术并重的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课程模式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 (5): 42-48.
 - [6] 王晨爽、文军. MTI 翻译技术课程教学: 现状与对策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 (6): 80-83.
 - [7] 王华树. 语言服务行业技术视阈下的 MTI 技术课程体系构建 [J]. 中国翻译, 2013 (6): 23-28.
 - [8] 徐彬. 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设计与实施 [J]. 上海翻译, 2010 (4): 45-49.
 - [9] 徐彬. 翻译技术教学新思考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6): 107-111.
 - [10] 于红、张政. 项目化教学: 理论与实践——MTI 的 CAT 课程建设探索 [J]. 中国翻译, 2013 (3): 44-48.
 - [11] Bowker, Lynne.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ranslator Training [A]. In Sin-wai Chan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2] Brown, James Dean.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5/2001.
 - [13] Canfora, Carmen. Assessing Learning in Heterogeneous Learning Groups in Translator Training – A Role for Portfolios [A]. In Don Kiraly, et al. (eds.). *Towards Authentic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C]. Göttingen, Germany: V&R unipress GmbH, 2016.
 - [14] 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15] Díaz Cintas, Jorge, & Aline Remael.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ubtitling* [M].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2007.
 - [16] Graves, Kathleen.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A Social Contextual Perspective [J]. *Language Teaching*, 2008(2): 147-181.
 - [17] Gambier, Yves. *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Competences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Experts in Multilingual and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R]. Brussel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dgs/translation/programmes/emt/key_documents/emt_competences_translators_en.pdf. (October 30, 2013)
 - [18] Inoue, Izumi & Christopher N. Candlin. Applying Task-Based Learning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Assi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vice Translators' Problem-solving Expertise [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5(1): 58-86.
 - [19] Kelly, Dorothy. *A Handbook for Translator Trainers* [M].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2005.
 - [20] Li, Defeng. Needs Assessment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Making Translator Training More Responsive to Social Needs [J]. *Babel*, 2000(4): 289-299.
 - [21] Nation, Paul & John Macalister. *Language Curriculum Design* [M].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10.
 - [22]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2001.
 - [23] Pica, Teresa. Task-based Instruction [A]. In Nelleke van Deusen-Scholl & Nancy H. Hornberger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ition), Volume 4: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 New York: Springer, 2008.
 - [24] Samuelsson-Brown, Geoffrey.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5th Revised Edition) [M].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0.
 - [25] 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5/2001.
- [作者简介] 朱玉彬, 博士,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信息技术、翻译教学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zhuyubinpost@vip.sina.com